

它是如此专注，仿佛眼中只有我，而整个世界渐渐地模糊起来，不再重要了。
马克跳起舞来，从没有厌倦的时候。

The Dog Who Dances

有你的地方， 就是家

[美] 苏珊·威尔逊 (Susan Wilson) 著
韩芷茵 译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The Dog Who Dances

有你的地方，
就是家

[美] 苏珊·威尔逊 (Susan Wilson) 著

韩芷菡 译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你的地方就是家 / (美) 威尔逊 (Wilson, S.) 著; 韩芷茜译.

--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-7-5675-0634-3

I. ①有… II. ①威… ②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86596号

The Dog Who Danced

Text Copyright © 2012 by Susan Wilso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. Martin's Press, LL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9-2013-199 号

有你的地方，就是家

著 者 苏珊·威尔逊

译 者 韩芷茜

项目编辑 许 静 储德天

特约编辑 尹艳霞

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
门 市 (邮购) 电话 021-62869887
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/>

印 刷 者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32 开

印 张 11

字 数 250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0634-3/I.973

定 价 32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蕙的风，性灵的阅读

目录 Contents



第一部 与贾丝汀分离

引子 / 002

1. 马克丢失 / 003

2. 独腿车手 / 012

3. 公路之旅 / 017

4. 地狱天使 / 024

5. 我的舞伴 / 029

6. 家之所在 / 035

7. 扔掉马克 / 046

8. “合家欢乐” / 057

第二部 在帕马利夫妇家

9. 伤心过往 / 064

10. 晨间咖啡 / 067

11. 选择机会 / 073

12. 旅行美梦 / 077

13. 购买项圈 / 081

14. 老路散步 / 087

15. 寻找亚迪 / 092

16. 抵达家门 / 099

17. 父女相见 / 103

18. 冷眼相待 / 107

19. 兄妹交谈 / 113

20. 正确的事 / 118

21. 张贴启事 / 123

22. 无儿无女 / 128

23. 出去兜风 / 131

24. 给狗取名 / 138

25. 和狗跳舞 / 145

26. 米契来电 / 150

27. 光荣岁月 / 157

28. 服从练习 / 164

29. 破败墓园 / 168

30. 艰难日子 / 172



引子

我这人向来自食其力。父亲教导我别指望他人会善待自己，继母告诫我只有独立才能赢得生活；我都尽力做到了。至少在十七岁半那年离家之后，我从不曾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。我见过为了口吃食便出卖自己的女人，而我不曾那样堕落。若他人只是走马观花地匆匆一瞥，的确会觉得我的生活状态糟糕到了那种地步。为了得到某些东西，我也曾举棋不定，最后又做出愧心的事来。没错，我在人生路上做过一些“错误”的决定。即使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皈依宗教，他仍能判断对错、区分善恶。

我的名字叫做贾丝汀·米德，在我四十三年生涯中，我爱过的人就那么几个。不，那是夸张的说法。就只有两个，因为自己的愚蠢和自私而失去的那两个；一个是我的儿子，另一个是我的狗。

1. 马克丢失

“你还吃得下不？”亚迪用粗短的手指直指我的英式松饼，问道。

我们正坐在游遍美国旅行公司的休息站里，也是这次自西向东的旅途中逗留的若干休息站之一。他想遵照既定的进度赶路，我则想休息一小时，好让双腿的血液得以循环；在此之前，我长时间坐在这辆十八轮大卡车的驾驶室里，吸着亚迪的二手烟、喝着暖呼呼没气泡的可乐。为了满足居无定所的现代吉普赛族的需要，美国旅游中心建有小型商店区，供应所能想到的任何车辆用品，不论是机油、挡泥板，还是仪表盘上足球队员和耶稣形象的摇头娃娃。餐馆提供大分量的食物、自助炸鸡排、饼干和苹果派。不过整天坐在卡车里听收音机，一个劲儿喝红牛的人能有多饿呢？

“不，你拿去吃吧。”与大部分挤进货摊、直奔柜台的人相反，我毫无胃口，也无欲将盘子堆满鸡蛋和香肠，一杯热咖啡对我来说就已足够了。我希望亚迪能够再待久一点儿，以便我有充足的时间去一趟女浴室。

为了回到东海岸，我坐在了亚迪·施密特旁的副驾驶座上。只要他不用运货，便经常来光顾我工作的酒馆。不坐飞机而搭便车是凯蒂的主意。她知道如果买往返机票，我不愿风餐就得露宿；而单程票也许意味着有去无返，她就得另找一个女雇员了。再说，搭便车能让我将马克带在身边，我无法想象自己要只身一人去见继母。与亚迪同行我就能带上我的狗，我绝不会让我的喜乐蒂牧羊犬沦为空运的货物。

老实说，起初是凯蒂说服我东行的。我的继母不怎么联络我，或者说根本不联络，所以当打电话告知我说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时，我更能接受父亲垂死的事实，却几乎无法相信通话的是阿黛尔。邪恶的继母是否只会出现在童话中呢？而我能以身作则地说，与那个女人让我遭受的折磨相比，灰姑娘所经历的根本不算什么。但凯蒂说我应该回去，探望父亲很重要，家庭很重要。她说得对。尽管料到此行不善，我还是定下了向东的旅程，并与运货的亚迪·施密特达成了搭车协议。马克，我的大理石色喜乐蒂牧羊犬，也跟着一起去。将马克送给我的男友早就一去不返，但这个小家伙留了下来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它都能用尖长鼻子嗅着气息紧随身后。

凯蒂·凯恩——这可是她如假包换的名字——在西雅图的边界外经营着一家像样的小酒馆。我几乎在美国各地都居住过；从高中毕业翌日离家出走开始，我最远去过萨默维尔，在那儿我曾与两个室友同床而寝——她们是我从咖啡店的留言板上找来的。接着我顺着95号州际公路南往布鲁克林，本可在那里住下的，但还是离开了；后来又去了佛罗里达，然后是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。我往西最远到过加利福尼亚，往北最远则是华盛顿州，且在那儿停留的时间比其他地方更长。当我触摸美国地图上所有曾经生活过的大城小镇时，看到的是自己花了很长时间绕着这个国家转了个顺时针的大圈。酒馆准备开张了，减价促销的“欢乐时光”也快开始，第一批顾客会涌进来看娱乐体育电视网和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节目；电视智力竞赛《危险边缘》^①开始前，凯蒂把我叫了过去，因为我是回答地理问题的

^① Jeopardy，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出品的益智问答游戏节目，于1964年首次登陆美国荧屏，通过涉及地理、政治、历史、体育和娱乐等领域的一系列问题考验选手的知识面。

好手。

我绝不会返回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，即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。我就像一位旧时的捕鲸人，去远离家园的地方闯天下；没有大海，我沿着主要的高速公路旅行；没有船舶，我拥有仅能维持数千英里路程的老爷车；而没有鲸鱼，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了。亚哈船长靠着不解之仇来激励自己^①，而我就是不能找到得以驻留的地方。儿时我曾以为，总有那么一个男人能牵制住自己，但后来事与愿违。同样，没有永不会让我感到厌倦的工作，也无人能说服我现在就考虑退休计划。

你也许会以为生孩子能让我留在某个地方，或者至少减缓我奔波的步伐，但即使那样也无法让我扎根定居。每次搬家我都告诉儿子：无论身在何方，只要我俩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完整的家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是这样，不过后来，一切都改变了。

于是，我就这样上路了，顺着90号州际公路^②一直南下，返回到我的出发地，新贝德福德。



“我想洗个澡。”

①美国作家赫尔曼·麦尔维尔所著小说《白鲸》中的主要人物，他为了复仇而与白鲸莫比·迪克殊死搏斗的过程，揭示了人类无尽力量与欲望的双重性。本书作者苏珊·威尔逊在此将自己独自漂泊、战胜自我的生活经历与《白鲸》中的相似情节对比起来，暗示着主人公“我”在面对现实、接受过去、展望未来时所经历的内心考验与漫长历程。此外不可忽视的是，麦尔维尔自己年轻时，就曾从新贝德福德出发，去南太平洋做捕鲸航行。

② Interstate 90，简称I-90，建成于1957年，是美国州际公路系统中东西线最北的，也是整个系统中最长的；西起华盛顿州的西雅图，东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，全长3,020.54英里（4,861.09千米）。

“但我想照着日程办事。你中途停下撒尿的时间可是我的两倍，你已经把我给耽搁了。”

“可你是在瓶子里解决的。”

亚迪脱下他那顶油腻的“牵引机供应公司”的帽子，用手指捋过稀疏的头发，再重新戴好帽子，接着深吸了一口气说：“就五分钟，不然向上帝发誓，我会丢下你自己上路的。”

亚迪之前也是这么说的。我边笑着边抓起紧挨在脚边的旅行包，包里的东西应有尽有，却没有一样是多余的。这个包与我同床共枕的日子比大多数夫妻还要长。我从后兜里抽出几美元放在支票上，对他说：“给我七分钟，洗完了我到卡车这儿跟你会面。拿去买包口香糖吧。”

“贾丝汀，我说的是真的，这批货送晚了，我就栽了。”

“那就别一直说话耽搁我了。”我扛起旅行包，向着浴室大步走去。

我付给他300美元，让他载着我东行，但不准他对我动手动脚，待亚迪弄清我的意思后，便满脸不快起来。可笑的是，他这人在酒馆与生活中的差距之大；“情圣先生”迅速变成了“暴躁小子”，可真太糟糕了。我上他的车可不是因为有他陪伴。我始终让马克坐在两人中间，在亚迪睡上个把钟头的时候，我会从驾驶室出来——绕着安静的停车场遛狗、坐在无人的野餐桌旁啜饮冷却的咖啡——然后打开我的睡袋、爬到亚迪的充满男人臭汗味的铺位上补觉。亚迪不愿马克在他的铺位上，那也无妨。狗在我的座位上蜷卧，它的耳朵则朝我睡着的方向扭动着，这样我便知道它并没有真的睡着。它正保持警惕。喜乐蒂牧羊犬和小型柯利犬的看门本事与生俱来，它的本职就是提防山上下来的狼群。每当马克用锐利的眼神盯着他，亚迪马上就会有所发觉。



三个淋浴间，一个坏了，另外两个有人占用。我不该去纠结这个，于是洗了脸刷了牙。不管这两个该死的女人是谁，她们也洗了太久了。我边捋飧牙线边等着，想着亚迪这下快要生气了。终于有人洗完了，此刻我只得等着这位“美国小姐”擦干身体、穿戴完毕。“外面可有人等着呢！”我说道，并用力把毛巾和牙刷塞进包里。

没人睬我。另一个也洗完了。顿时，房间里一片寂静，只听见毛巾拂拭身体的摩擦声。我看了看表，时间已到。我刚拾起旅行包，“淋浴女王”却奇迹般地走出了隔间。我能在一分钟內洗完——我不能忍受脏兮兮的头发，也恨自己散发着隔夜的汗臭和亚迪的烟味——我最多能在两分钟之内进去洗好再出来，没时间把头发弄干了。

亚迪会疯掉的，但我相信他只会抱怨而不会就这样离开。于是我脱光了衣服。

五分钟之后——反正不可能超过五分钟——我腋下卷着湿毛巾、肩上扛着旅行包走出了浴室，一头杂乱的披肩长发还在滴水。我带了三件T恤上路，洗完后换上了第二件，裤子还是出发时的那条，但我感觉好多了。我会在卡车里涂上睫毛膏，再趁头发未干时做个手指波浪卷的发型。

正如我保证的那样，仅仅几分钟之后，我走出自动门，径直朝着卡车停车场而去。大概有三十辆半拖车成行停在那儿，分别来自路维运输公司、毕马时柔性包装公司、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和五月花搬家公司；还有几辆私营拖车，驾驶室上标注着司机的姓氏，后面则是一些没有标记的拖车。卡车也是多种多样，有的车上全是泊位、有的涂有鲜艳铬红并印着花

式文字，有的车灯多过嘉年华娱乐场；另有若干野营车，紧靠后挂车与第五轮拖挂房车^①这两个大家伙之间；还可看见双轴汽车房车，以及引擎马力比得上大型卡车的四轮驱动载重车。

亚迪的卡车不见踪影。我往柴油泵的方向看去，然后又看了看洗车长队，但他没在那里。我开始顺着卡车之间的通道小跑。他的卡车通体一片暗绿，并不显得出众。他试着把自己的名字——亚瑟·B·施密特——以排列不齐的粗体大写字母的形式手写在了驾驶室的门上，并且还把施密特（Schmidt）写得比亚瑟（Arthur）^②更短。恰好他也正受雇驾驶拖车进行运输，所以我没办法将他的车与这个停车场里的其它车区分开来。可我不该找不到那辆车啊，毕竟它在过去的两天里都是我的安身之所。

“亚迪，我的上帝啊，别开玩笑。”我低吟着，内心的恐惧却油然而生，才洗漱过的嘴里涌上一股酸涩，这是灾难的味道。我没有再继续寻找亚迪了，我知道他已离开。这个卑鄙的浑蛋已经把我激怒了——他带走了我的300块大洋，还把我丢在了俄亥俄州。

就在这时，肚子上像被谁打了一记重拳，我猛然想起马克还在驾驶室中。我带着狗快步走过爱犬休息区后，把它留在了卡车上，接着才离开的。它一直在等我们出来，以享用亚迪的剩饭和一碗清水。我不相信亚迪会开车带走它，他不可能让它留在车上，他只会将它抛弃在这个到处是“大家伙”的停车场中。

我边唤它边吹着口哨，马克不知道我在哪里，它会惊慌失措的。我疯

① fifth wheels，拖挂式房车的一种，一般天花板较高、空间更宽敞，在此类房车中有最适宜的错层生活空间，具备和家中一样的生活设备，适合周末度假，家庭出游或常年旅行。

② 亚迪（Artie）是亚瑟（Arthur）的昵称。

狂地跑了起来，湿毛巾掉在地上找不到了，旅行包则不断地撞击着我的后背。“马克！马克！出来啊，小家伙！马克！”我的嘴越喊越干，再也无法吹出口哨了。

马克很听话，若听到了我的声音，它会飞一样跑来。它不是那种会到处游荡的狗；它会一直将鼻子贴在地上到处嗅我的气味，也许会因此对热闹的停车场内所存在的危险掉以轻心。突然间，好像这里的每一辆卡车都发动了马达，柴油机一齐发出刺耳嘈杂的噪声。噪声中马克是没法听到我的声音的，于是我弯下腰仔细查看这些庞然大物的下方，苦苦寻觅马克闪现的白灰色身影；还是没能找到，便僵立在了正驶向我的一辆卡车的车道上。司机将手伸出窗外，挥手示意我让开。

好吧，马克不在这儿，就还在亚迪那儿。我绕着美国旅游中心找了一圈，就像身上有一条锁链被亚迪用力拖拽着。如果马克还在他手上，他便没有到别处去。他不会那样做的，一定还在这里。假设他已再次驾车上路，他就不可能掉头回来了；毕竟耽搁这么些时间来跟我开玩笑，对他来说代价太大了。

但大楼后面并没有卡车，只有几辆家用车、一辆运马拖车、一辆停在残障专位的哈雷摩托车以及它那只有一条腿的车主。

“你看到过一只狗吗？一只喜乐蒂牧羊犬？灰黑条纹、白脖毛，一蓝一棕的鸳鸯眼？”我不停地发问，好像描述得越详尽就越能得到肯定回答。

独腿车手头上缠着污红色的头巾，他摇了摇头说：“没看到，抱歉。在这儿丢狗真叫人不敢相信。”就像我遇见过的许多壮汉，他的声音也富有同情，与其粗犷的外表完全不符。

我瘫坐在大厦前的长椅上，双腿气力全无，心脏怦怦直跳、焦虑不

安。我强忍住了眼泪。就以往的经验来看，泪水是毫无助益的；流泪既不能减轻痛苦，也无法给予安慰。我需要想出什么办法，以能阻止亚迪。

这时，亚迪早已带着马克驱车离去。



马克蜷曲着身子睡觉，毛茸茸的尾巴覆在了尖尖的鼻子上。它钻进了贾丝汀留在驾座后面的、摊开的睡袋里，卷成一团，像只小小的包裹。它时而瞌睡、时而醒来，很惬意地等着那个人回到卡车上。它这么安静而耐心的等待，也许会得到什么好吃的作为嘉奖。

住在车上有些无聊，但只要大部分时间能看到贾丝汀，它就满足了。往常它每天得醒醒睡睡很久，才能等到贾丝汀回来，她身上还带着啤酒和油炸食品的香味。它爱那个香味，有一次她带它去了工作的酒馆，刚帮她拾起账单、它立马就认出那儿就是她每天白天要去的地方。美妙的气味解释了她离开这段时间去了哪里，也使它弄懂了她之所以离开的原因：谁不愿意待在满是汉堡味儿的地方呢？

当亚迪只身回到驾驶室时，马克只会睁一只眼看看是谁。它并不喜欢这家伙，但那主要是因为他的臭烟味和爱答不理。马克已经习惯了与贾丝汀的那些友好的男性朋友相处，因为他们有时还会给它带点礼物来，比如生牛皮狗咬胶和吱吱响的玩具，对它来说可都是些好东西。这家伙只会说话和抽烟，偶尔还会和贾丝汀靠得太近，那时马克就有理由挤坐到贾丝汀的腿上；不必龇牙咧嘴，只需待在那儿，就能提醒亚迪，这里它说了算，它会保护她的。

子藏得更深了，它那对形似黄菖蒲的耳朵像微型雷达探测器一样转动着，捕捉着贾丝汀的脚步声。亚迪敲打着方向盘，心不在焉地玩弄着仪表盘上的小摆设，接着摇下车窗将烟蒂弹了出去。“该死的，她真把我逼急了。”

马克没有跟着躁动，它希望亚迪能够安静下来，这样才更容易听到贾丝汀的声音。车窗下降的时候它抬起头吸着空气，然而讨厌的烟味就像无法通透的屏障，甚至阻挡了来自外面的新鲜空气，亚迪的头也挡住了它的视线。她会来的，贾丝汀会回来，她总是能够回来的。

和贾丝汀一起生活的第一天，它就明白了这个道理。还只是几周大的幼崽时，就被迫同母亲与兄弟姐妹，以及它唯一的主人分开。它被装在箱子里，然后带给了贾丝汀。当她将它抱起来，面对面地用自己人类的“笨”鼻子去摩擦它那尖鼻子时，它就爱上了她。接着她离开了，将它放回箱子里；直到它成长到箱子再也装不下了为止，箱子都是它的窝，它的家了。后来她再次返回并放它出来，喂给它吃的、在沙发上拥抱它、给它取名字。它便再也不去担心她会消失不见了。

亚迪没完没了地吆喝着，把马克吓得睡意全无；它虽听不太懂，但却理解了大意，知道这个男人生气了。然而又没有人让他生气，除非他正是生自己的气，于是马克怕得直往铺下的暗阁里缩。突然亚迪开动了卡车，空气中充溢着引擎震动的隆隆声。随着传动装置的运转，卡车向前行驶。贾丝汀不在这里，所以亚迪可能要找她。柴油引擎的声音吞噬了马克轻声的呜咽。他们与其他卡车渐行渐远，快速驶向旅游中心的通道。不一会儿他们便重返高速公路上，看来贾丝汀并不在休息站里。

2. 独腿车手

“您没记下他的车牌号？我总不能守着那些快出俄亥俄州的卡车，把凡是绿色驾驶室的都挨个儿拦下来搜查吧？您丢了狗，我也很难过。要是那家伙犯事儿被我们拦下，或许就能找到。”

我挂了电话，不让这位州警继续雪上加霜。他们帮不了、也不愿帮我去追查亚迪的下落。亚迪的手机我已经呼叫了十八遍，但他不肯接听。要是他肯接起来，我不会提出任何要求，只希望他能中途停车，将马克留在一个方便我接走它的地方，可以是另一个旅游中心，或是某个靠近公路的兽医那儿。可亚迪看到是我打的电话，便不予理睬。他已经当我不存在了。

要追上亚迪就得想法儿搭个车。我看到那些卡车司机将柜台团团围住，就像一群围着母猪吃奶的小猪崽，于是便找他们搭讪、同他们打情骂俏；结果却只得到“那样不好”、“违反公司规定了”或者“滚开，我有老婆了”等回绝。

很快，我引起了中心经理的注意。他瞪着眼警告我，我便以世界通用的手势——举起双手——来宣告自己“毫无恶意”，接着远远地离开了那帮司机。

很多家庭会在这里尽情享受自助式早午餐。我独自坐在桌前，三英尺外是一群看着就像一家子的人：爸爸和妈妈、两个胖嘟嘟的小孩儿，以及他们的奶奶。“这么好的天气，你们要去哪儿？”我用中西部地区常用的友好方式问候他们，让自己显得平易近人。